

戲瑕自序

松樞十九山中有戲瑕一書戲瑕者何劉  
總嘗云尹敏戲其深瑕猶之唐人著刊誤  
辯疑也儻亦攻玉以石意乎在昔鄭康成  
不識車渠蔡中郎不識反舌崔融不識瓦  
松段文昌亦不識昔耶貞觀省郎不識杜  
若玄晏先生不識撐犁吳融韓渥不識野  
馬塵埃淮南子以蚤爲螻螻劉孝標以皇



初平爲雨師沈休文以犧尊爲畫鳳皇尾  
王子建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若此羣  
公當時並稱學府而猶不免于疎漏瑕固  
可無戲哉然羣公博洽之名何嘗因是少  
損千慮一失尺短寸長自昔通儒茂能兼  
貫此非其見通蔽殊也則所繇辯究難矣  
夫吾識有窮而學問無窮學問無窮則瑕  
瑜之互見者亦無窮當其瑕有瑜之用差

足戲也顧立言者安能悉收其全瑜毋亦  
姑取其瑜而堅其瑕以俟世之善戲者歟  
古人徃徃思誤成適辯究豈必皆精加以  
烏焉淵淵代遠傳訛苟言而非出于大聖  
其孰能不瑕瑕又胡可盡戲也余學旣淺  
膚見復鹵莽惟當窮愁孤憤之中不能廢  
書見有沿襲舛誤者隨事輒摘隨摘輒記  
初訂事理字義兼舉禮儀稱謂思與古今



立言君子互相討論非謂入室操矛聊深  
盍各之致而已客曰嘻君子無戲謔之言  
先生其以文爲戲乎豈莊語法言不足尚  
耶竊恐古今之瑕至繁不可勝戲必欲以  
一人之聞見而盡一人之耳目亦難矣余  
笑而應曰是殆不然武公戲不爲虐詩人  
美之彼戲之不足以盡古今瑕與余見聞  
之不足以盡余耳目均也且天地一大戲

場也山河影跡悉成戲具俄頃百年無非  
戲劇而古今君子則戲人也余與汝皆囿  
于大戲之中而不知者也誰賢誰愚誰好  
誰醜誰尊富而賤貧桑田乎滄海乎昨朝  
明日安可定乎彼孰爲戲此孰不爲戲彼  
孰爲瑕此孰不爲瑕客以瑕索瑕而戲窮  
吾以不瑕索瑕而戲幻庸詎知夫不瑕者  
之真瑕而真瑕者之非瑕乎庸詎知夫不



戲者之真戲而戲者之非戲乎夫既已謂  
之戲矣豈復有真瑕在哉真亦戲也以瑕  
之真而爲吾戲亦戲也汝猶橫執真想以  
求之不大謬戾歟客無以難而退洛中才  
人馬司農仲良玩嗜斯編慨任校訂先割  
月俸錢銀行三卷使君之美斯戲也將無  
然乃用琬琰之瑜以補玊珠之瑕不終毀  
于櫝中幸矣萬曆癸丑八月朔錢希言志

戲瑕第一目錄

沉魚落雁

青泥

高唐雲雨

龍鍾

宋家徵詠

行李

中山千日酒



蹲鴟

排倒秦皇石

支郎

弄

愛妾換馬

折衝

三公九卿

浮筠

平反古語

沿誤

齒路馬

稱姬

秋栢之實

緇帷

支羅服蒸橫麥

玉葉象楮



水滸傳

纏足

三生石上事

昭穆

御賜月兒羹

寒食上墓

壞東閣為馬廐

堊

墨子

薑芽帖

詩叶管絃

朝士

桃始華

咸陽

不唾井

姓誤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侍兒小名

刮鏽

黃鬚傳

湯阜

東方朔

吳越時忌諱

廁牖

身毒鏡

大歸

韓湘子

浮沒

夜航

王子喬

銀床



戲瑕第一

甄賈錢希言撰

新野馬之駿校

沉魚落雁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問浣紗篇云鳥驚人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此





戲瑕第一

甄賈錢希言撰

新野馬之駿校

沉魚落雁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問浣紗篇云鳥驚人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此





又言美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不可盡信哉

### 青泥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蓋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必遲青泥之封故今人直以青泥爲墨矣

### 高唐雲雨

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瑋瑁筵此類甚多往往誤稱相沿不



改後遂為填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訛而作  
懷王便不成佳話矣高唐賦中且為行雲  
至今亦莫有稱曰雲者看來古人下語練  
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閱元微之  
會真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龍鍾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  
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

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  
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石有名龍鍾者漢  
武帝時陽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  
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

宛委餘編龍  
鍾不翹首貌

宋家微詠

宋王微詠賦而廣文選誤王為玉題作微  
詠賦下書宋玉之名王微乃南宋人史具  
有姓名宋人小說辨之詳矣近詹公枕譚



亦援其說以爲疎謬如此殊誤觀者但余  
考宋書南史並稱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  
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爲  
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此然時  
代遼遠古人文字少傳集中詠賦未之詳  
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遣詩二十二首載笠  
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間夜已深宋  
家微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  
香獨滿襟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  
託之聲詩乃爾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然  
令此賦果出景玄手雖章華大夫吐詞命  
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行李

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其  
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  
行李使人也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然杜



氏未嘗誤也乃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遠行裝束爲行李耳觀隋江總有辭行李賦則行李之爲行使亾疑矣

中山千日酒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已葬開棺復醒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此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之談以酒家主人爲狄希以沽酒者爲姓玄名石讀之真可絕倒其非于令升筆斷無疑矣

蹲鴟

梁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唐率府兵曹參軍馮炘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爲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並足



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排倒秦皇石

索虜託跋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  
排倒之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  
秦有嶧山碑泰山碑胸山碑之采碑琅玕  
碑並李斯籀文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  
豈亦所謂沒字碑耶聞山東鄒縣今有嶧  
山碑翻刻蓋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支郎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两眼多白而睛黃  
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按晉支遁字道林世稱林公亦稱支公亦  
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法師未嘗  
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北地道人  
耳

弄



南齊蕭詵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  
弄殺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  
洞庭山有風弄巖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  
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爲籠余以爲皆非  
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似  
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衍字當弄  
字者恐誤衍卽巷字楚辭家衍家巷也揚  
子一閔一巷也

愛妾換馬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  
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卽漢  
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  
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  
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  
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彌曰白鶻後因獵  
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



虞瑀 卷一  
人詩話却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  
爲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  
文樂府結語有真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  
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  
兒言傷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  
張祐詩結語翻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  
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骨

### 折衝

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  
外傳注曰衝衝軍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  
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按風后握奇經天  
地之前衝爲扇翼風爲虵蟠圍繞之義也  
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  
也天地風雲龍鳥虵扇所謂風后八陣傳  
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三百  
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豈注韓詩者



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輿根爲折衝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唐有折衝府唐人田司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 三公九卿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北斗春秋漢含孽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 浮筠

家語子貢問玉篇孚尹旁達信也注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禮記注亦云孚尹猶言信正獨初學記玉部之事對中改孚尹爲浮筠而以儷於垂棘其下引注不明言其所以友人嘗舉以問余謂初學記乃唐朝徐學士等奉詔所撰大較與藝文類聚略



相似考之類聚本孚尹與家語禮記合而  
初學乃作浮筠何愛奇而好訛若此與余  
應之曰子徒見夫陳澹之禮記集說何孟  
春之家語注而未見夫漢鄭氏所注戴氏  
禮則何怪其然也鄭氏謂孚當讀爲浮尹  
當讀如竹箭有筠之筠浮筠玉采色也然  
今世儒皆讀孚尹如字曠曠相傳不及古  
人遠矣

按漢劉熙釋名孚與浮字  
同義謂浮甲在上備也

### 平反古語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熒熒不揀炎炎奈  
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孔子入后稷之廟  
讀金人背銘則曰滔滔不滅炎炎若何毫  
末不扎將尋斧柯本皆黃帝之言而有小  
異至宋徐羨之奏廢義真則又平反其說  
云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  
致尋斧黃石公書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



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而吳小將張梁亦平反其說以諫孫權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是數者語相髣髴意實一揆

沿誤

唐李涪著刊誤謂周禮九棘三槐通言九卿三公故九寺爲九棘不宜獨指大理爲棘寺也宋彭乘撰墨客揮犀謂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注行李爲行人今人以行裝爲

行李非也二書傳至今日又數百年矣孰有稱九寺爲九棘者乎孰有不以行裝爲行李者乎何況他事焉能改哉貴耳賤目有胷無心在古如斯所謂年年依樣畫葫蘆匪自今而然矣

齒路馬

他馬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與之齊行是之謂齒有誅者薄責皆可名誅也或謂見



路馬之芻而蹠以足者或謂驗路馬之齒而命其年者皆非案馬齒之義晉取虞荀息操壁牽馬而報獻公公喜曰壁則猶是也吾馬齒薄長矣故今人自謙其年曰馬齒至荆柱國莊伯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之齒上下十八合此則齒牙之齒矣應璩新論有之百辟立中正九品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

踈如馬齒不相識何緣別義理亦此齒也二馬齒字稍與齒路馬之齒不同

稱姬

疑耀謂姬者周姓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人通稱耳其似不然姬故黃帝氏姓周人享之故春秋稱王姬諸姑伯姊並得稱焉魯為同姓稱叔姬季姬共姬猶齊之稱姜宋之稱子陳之稱嬀秦之稱女懷嬴



之類是也蓋古者婦人稱名率從其國姓而女之適人者明有所從則又繫諸國若郟伯姬杞叔姬宋蕩姬鄭季姬衛穆嬴宋穆姜之謂矣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傳曰同姓之親故稱盛姬固一說也然水經注載巫山之上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襄陽耆舊傳則稱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是不在周

以前乎而楚非周姓文王得丹之姬淫其年不聽朝魏安釐王如姬最幸爲公子盜晉鄙兵符楚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仗鄭姬右擁越姬又左傳有秦姬燕姬胡姬陳夏姬彼何以故至漢魏而後相沿爲嬪嬙戚畹之通稱矣然則稱姬者自是美名之意在赤帝時已有之何關後人謬戾哉張氏力詆其非重出而兩見之抑別有見竊謂



今之稱姬者獨吳人爲近古蓋吳之先故  
姬姓也六朝三唐詩中往往稱吳姬至燕  
趙佳人亦並稱姬罪不在字學之不明矣

### 秋栢之實

郭注精誠之至故爲秋栢之實猶言化爲  
異物耳即婦人化石長弘之血成碧望帝  
變爲杜宇意追思少年讀莊子粗心浮氣  
却將化爲秋栢之實作拱木義解大謬

### 緇帷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緇黑  
相雜若帷幙然陸士衡招隱詩密葉成翠  
幄謝玄暉詩綠陰漸成帷其義一也而司  
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 支羅服烝橫麥

治疾當得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  
冬反得烝橫麥二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



盧瑋 卷一  
橫麥合藥病日瘧而遂死也按潛夫論如此支羅服疑今小朱蘿蔔也吳越間有之謂之丁香蘿蔔其形如參故誤用耳烝橫麥疑即本草穢麥是矣陶弘景曰根似穢麥故謂之麥門冬以訛傳訛曷所底止

### 玉葉象楮

列子宋人以玉爲楮葉韓非子宋人以象爲楮葉

### 水滸傳

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做箇德勝利市頭迴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無中生有妙處遊情汎韻膾炙千古非深於詞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爲然即水滸傳一部逐迴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夫猶及與聞今坊間刻本是郭武定刪後



書矣郭故附注大僚其於詞家風馬故奇  
文悉被剗薙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  
離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絕倒胡元瑞  
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  
今爲閩中坊賈刊落遂幾不堪覆瓿更數  
十年無原本印証此書將永廢矣然則元  
瑞猶及見之徵余所聞罪似不在閩賈點  
簿中具有宋江二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錢  
繼先所編宣和遺事亦載宋江并花石綱

等事施氏水滸蓋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  
宋張叔夜擒賊招語因潤飾以成篇者也  
纏足

婦人纏足胡元瑞以爲起於唐盛於宋元  
楊用修初不得其說後讀漢雜事秘辛而  
方知漢世已有至以踈陋自嗤二公該洽  
其辯訂閨閣中事如此余見一書稱纏足  
始於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  
人也此說最古要必有據



三生石上事

宋人小說中惟圓澤三生石上事是蘇長公撰却類唐人文筆今廣記中已闌入矣後閱冷齋夜話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載李澄之子源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託生錦襜婦人家却後十二年扣角而歎於孤山月下蘇長公刪潤其語而曰圓澤其實非長公筆也

昭穆

昭明穆美蓋炎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故文昭武穆之稱當出後人頌述豈其序於生前哉考之大戴禮惟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故曰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又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至於葬之用昭穆不知何始疑亦行古之道耳今人葬禮猶沿



其禮於不廢而於坐位之間動稱昭穆溺其旨矣至有父子叔姪間亦相向而坐假借昭穆之義不亦乖乎

### 御賜月兒羹

世傳龍城錄是柳宗元譔而近見一書載柳誠懸嘗作龍城記爲錦樣書以進唐文宗方御煎麪月兒羹命分賜之不知何所據也抑龍城記又別一書耶小說並稱宋

### 人王銍譔托名柳州

#### 寒食上墓

霜露旣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大戴禮祭義之文也後世清明十月朔掃墓之義出此乃疑耀謂寒食節上墓其制不見於古即孔子謂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豈其



未之讀禮乎

宋朝謝晦有悲人道賦惟蒸嘗與灑掃痛一朝而永絕

壞東閣為馬廐

公孫弘布衣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兒大夫分祿養賢卑已下士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掃舍今人並言劉屈氂而不知有葛繹彭侯按公孫賀劉屈氂為丞相時客館已廢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實非屈氂壞之也

堊

以白土飾牆為堊郢人運斤削而去其堊是矣而韓非子宮有堊器有滌注堊漆之也豈灰飾亦可言漆乎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堊車藻車以蒼土堊車則不獨牆謂之堊矣

山海經大孰之山中多白堊

墨子

墨子年八十有二歎曰世事已可知矣乃



入山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神人授以  
素書朱英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  
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効乃成地  
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  
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  
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  
也然則墨子仙矣何後人以爲釋哉非膠  
柱子與氏之說而傳訛之耶

薑芽帖

往一老先生云許文穆公昔年以史臣奉  
使 冊封朝鮮其國王問柳柳州薑芽帖  
書法頗佳有處可物色否文穆一時不知  
所置對事竣還朝問諸館中諸公亦復茫  
然於是文穆謝病還新都以不能應對爲  
耻信乎博識之難也余訊故老皆不知有  
薑芽帖偶閱柳子厚詩有重贈劉夢得二



首其末章云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  
捧心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  
賓而劉隨州禹錫集中亦有荅柳柳州三  
首其首篇云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  
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  
徒即此事薑芽帖信有之乎第我輩日聚  
訟於雌霓癡龍之間猶未及究此僻事許  
公宰輔豈暇汎瀾不知何足爲病

詩叶管絃

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 明未  
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  
足也其說駭俗無已太狹夫詩本性情六  
朝樂府三唐絕句何莫非緣情之妙製聲  
韻天然可絲可竹信如張言然則彼皆非  
耶沈香亭下清平調與旗亭酒壚諸歌宮  
人伶伎矢口而寫亦何嘗更換錯綜添減



虞珙  
而後於聲律協乎且自饒歌十八曲而下  
歷代樂章以薦宗廟以格天地皆是物耳  
假令不入聲律曷以臻斯妙用古人有知  
豈不揶揄地下哉張氏又謂離騷廢而樂  
府繼之不知未有離騷先有樂府其來久  
矣桐峰梓瑟昉自窮桑卿雲南薰起於虞  
代穆王之白雲黃竹尼父之梁木倚蘭是  
皆在饒歌十八曲前也何謂繼騷而作耶

### 朝士

國策史記諸書載豫讓對趙襄子言智伯  
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說苑則曰智  
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

### 桃始華

呂紀月令始雨水桃李華蓋本於夏小正  
春正月柰桃則華後禮記改爲桃始華耳  
畱青別札乃謂始字當讀如試花之試然



則蟄蟲始振始電桐始華虹始見萍始生  
天子始乘舟天子始締涼風始至始用行  
戮天地始肅始收斂水始涸雷始收聲霜  
始降水始冰地始凍天子始裘皆可云試  
乎豈古人著書若是其膚陋哉抑何鑿甚

### 咸陽

宋秦丞相檜當國勢燄熏天士大夫稱之  
曰咸陽而不名亦猶晉號司馬氏爲典午

唐呼牛僧孺爲奇章意也又檜嘗自稱秦  
會之而不名字以表德於義亾當

### 不唾井

古諺云千里井不反唾以嘗飲乎此雖去  
之千里而弗忍唾也此即食不毀器蔭不  
折枝之意耳亾它深義故觀曹植代劉勲  
妻王氏作去婦詩曰千里不唾井况乃昔  
所奉而李白爲平虜將軍妻賦詩亦遂采



用其意而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絲又  
六朝詩中援引唾井事甚多乃宋人附會  
莖草之說何其穿鑿甚乎

姓誤

繆姓通作穆秦繆公魯繆公左傳皆作此  
穆字三國志關羽謚壯繆近皆呼作紕繆  
之繆余鄉白龍之母繆氏今文字中亦共  
稱繆祠龍女恐不如穆祠爲古矣又葉姓

从葉孫堅傳有都尉葉雄宜從本韻失涉  
切讀與好龍之葉公同爲正俗作葉是草  
木之葉也又譚姓即談姓晉有征東將軍  
談巴近余邑直呼作噉字於義亾當苻姓  
从草今並書竹皇甫覆姓今止呼皇種種  
訛舛何不正之往時有呼屈原之屈爲屈  
伸之屈不知其字同而音非也前輩嘗有  
一對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



斯亦可以證歟

侍兒小名

宋晉陽張邦畿著侍兒小名錄拾遺既不免挂一漏萬而汝陰王銍復著補侍兒小名錄雜出不倫所引霍小玉傳媒氏鮑十一娘一段殊於侍兒小名亾當又載李文公集禽滑稽問於子墨子叔曰無恒姪女曰數奇妾曰善佞皆寓言也其猶子虛烏

有亾是之類豈宜向癡人前說夢耶王永相妾雷尚書是美戲之辭何與小名故事

刮鏽

巾箱書雖始東漢時濫觴至於唐宋則爲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刮鏽中作細行字皆蠅頭小楷梓行於世近來浙中盛行小帙書初則供估客蓬窓之翫今詞人賦客並載以



出遊纍纍滿囊似非雅道所宜也

### 黃鬚傳

李藥師遇虬髯客事甚奇張說立傳文亦變幻及閱宋人高平范公稱過庭錄則又有黃鬚傳一篇但言竊富家女不言楊家紅拂妓而虬髯捐貲佐李一段亦不之及文無波瀾不似出唐人手

### 湯旱

湯有七年之旱史記云流金鑠石而說苑云煎沙爛石史記云桑林翦爪而說苑云持三足鼎祝山川其說稍異

### 東方朔

別國洞冥記載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管之後復去經



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瀟沅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後有黃翁告朔曰汝太白星精也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

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矣列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宣帝時猶在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三說如此後余閱道藏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氏一曰金氏生三日而母亾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此其說更奇嘗謂日之朝亦可名朔不獨月



盧瑋  
卷一  
三  
之曰爲朔矣但太史公與朔同事武帝不  
應略其始生之事而第云齊人有東方生  
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  
語是直以先生爲滑稽者流耶及觀先生  
自上書武帝云臣幼失父母養於兄嫂蓋  
初未嘗言育他姓也且神仙傳稱東方朔  
生天無歲星武帝亦云歲星在朕座傍十  
八年而不知洞冥又謂太白所降豈不訛

之訛者乎又曾見一書云母夢太白臨其  
上因有娠生朔此又傳訛獨異志者按天  
文書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而爲人  
歲星降爲貴臣太白降爲壯夫處於山林  
然則朔之爲歲星所降斷無疑矣乃朝野  
僉載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觀者見一  
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  
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



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  
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告  
請甚多遂即隨意支配據此則東方朔本  
一人也今變姓爲上下四方而其名獨不  
易何也是時逆韋全盛好厭禱之事而此  
邪俗師婆專行厭魅其後事發伏誅往往  
於殿上掘得巫蠱左道之惑世如此不大  
可絕倒哉元人西湖竹枝詞有柳洲亭下

問來婆即指其事附錄于後以資軒渠

吳越時忌諱

先王諱鏐又小字婆留故吳越民間皆改  
劉爲婁如婁塘婁門婁江之類竝因嚠字  
而改今嘉定縣即古嚠城地也其時不特  
呼南海婁氏番禺婁龔及婁漢宏婁仁祀  
驅卯金氏而悉從邾國之後此亡論矣獨  
怪于古人姓名亦無不易何歟王嘗命簡



書辟羅隱中有二聯云仲宣遠託婁荊州  
都緣亂世孔子辟爲魯司寇只爲故鄉千  
載而下令人撫掌案山海經有夏后開蓋  
諱啓名也諱所繇始矣至夫差女名二十  
故吳兒諱二十爲念石勒名胡故胡物皆  
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荻曰香荻胡豆曰  
國豆石廩諱言勒故呼馬勒曰轡勒菜曰  
香菜桓玄呼人温酒自道其父名旣而曰

英雄正自麓疎宋明帝好鬼神益尚忌諱  
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說犯即加  
戮改駟馬字爲馬邊瓜以駟字似禍故也  
禍乃俗字  
古體本駟宣陽門謂之白門以不祥諱之

尚書右丞江謚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秦苻生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  
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  
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東魏高歡諱樹



因以奴爲邦蓋僮僕未冠曰豎也然則忌諱之說三代時已有之特後世鄙淺可笑耳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又載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夫妻者乃劉也或可通若金田何居

### 廁踰

廁踰廁中受糞函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踰此義爲正牆板汗衫之說俱非

### 身毒鏡

漢宣帝微時被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綈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及紹大位常以琥珀筥盛之身毒西夷國名即天竺二字也梁杰公知天竺國境謂此近見學者謾不知讀然酈道元注水經猶昧厥義似分身毒天竺爲二何怪後人信矣博物之難哉



大歸

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旣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於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叙心據此則世俗歸寧輒曰大歸者豈我思肥泉之義哉言出不祥所宜亟正

韓湘子

韓湘子于潮州示叔父昌黎詩云舉世盡爲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此二十八字仙傳拾遺所不載何也然未嘗言外甥不知仙傳何據今廣記中錄其全文直以韓愈外甥爲題矣

浮沒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六句程下邳署門  
語也劉向說苑又增一浮一沒交情乃出  
八字浮沒者豈即升沉之義歟

### 夜航

余第聞皮襲美詩明朝有物充君信瀋酒  
三鉸寄夜航而絕不聞古樂府有夜航船  
曲輟畊所載出何典耶錄中竄爲携酒三  
樽尤可笑矣

### 王子喬

仙人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與葉令王喬  
截然兩人前後不同時乃唐人宋之間爲  
兗州司馬祭王子喬文首云夫惟仙君神  
化寥廓昔爲葉宰蒞此郭郭謁帝乘鳧賓  
天控鶴玉以爲棺言降楚鄉土自成壠人  
知東岡云云一篇全似祭王喬文題中不  
應作王子喬是誤爲一人矣



銀床

銀床井欄也古樂府淮南王篇有後園鑿井銀作床金鉸素綆汲寒漿而唐令狐楚詩玉箸千行落銀床一半空直用作思婦空床故事不舛之甚乎按元人小說載嘉祐中河濱漁人網得小石碑題二十字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味其詩大有致不類唐以後人



戲瑕第二目錄

吳荀愛奇

陸終氏

說苑學孟子

鼎中錢

陵母曾參

曹景宗

家禮



古人姓名

目送

碧油幢

多羅

弄參軍

天籥

五行先後

葉子戲

平易

郗皇后

匏瓜

解衣并糧

大息

金屈戌

澆澗

六朝文法



草木

安定論史

垂拱

東海于公

資斧

桑穀兩見于般庭

王良

古人墓文字簡

字義

瓜祭上環

樵蘇

紅鞞鞞

搏頰

沈郎腰

蘭燕

史文矛盾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飛燕別傳

劉季

戲瑕第二

甄賈錢希言撰

新野馬之駿校

吳荀愛奇

按吳均續齊諧記略云陽羨許彥山行遇一書生臥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覺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行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



語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具諸餽饌珍羞方丈又於口中吐出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因取所吐婦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吞向男子獨坐然後書生

起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許彥別又案荀氏靈鬼志略云太元中有道人從外國來多有術法常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斗餘語擔人云吾步疲極欲暫寄居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君欲何許自居耶荅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居此籠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中便是神人也即入籠中



籠亦不更大擔亦不覺重又按舊雜譬喻  
經略云國王太子入山上樹逢見梵志獨  
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  
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子復吐一  
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已吞壺須臾之  
頃梵志起已復納婦着壺中吞已杖持而  
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  
人食持着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

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  
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  
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據三說奇而又奇  
何相類若此也余意當時先有此經吳  
蜀二家愛奇之甚故竊取經語而傳會成  
篇以文爲戲耳不然者豈有偶合之理

陸終氏

卷章取梃水氏曰嬌

班固古今人表曰嬌極

生吳回



食於吳故曰吳回

吳回生陸終

楚極司馬氏皆陸終之後不獨錢氏

陸終取鬼方氏曰嬭

音削人表作女嬭

麗三年生

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錢曰求言曰晏安

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三人生剖右

而三人出錢之字鏗封於彭是為大彭錢

乃古翦字耳

秀既諸稽俯人比彭分也

今人疑釋典中

有坼左剖右之說輒指為誕妄豈未考之

遂古乎

### 說苑學孟子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

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

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

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

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段全學

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不然何其事

之連類若此又景公探爵斂一段亦學孟



子牽牛過堂下一章而晏子治東阿則祖  
襲齊威王烹阿封即墨議論以成文言雖  
誣而中理可觀漢人高手

### 鼎中錢

漢有當三錢至宋文帝二十四年六月以  
貨貴鑄大錢一當兩二十五年正月己卯  
罷大錢當兩梁太平二年夏四月己卯鑄  
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

案崔鴻後趙錄載石勒時得一鼎容四斗  
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  
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  
倉此事甚奇考諸三國時錢法劉備以一  
當百孫權以百當千則鼎中錢是蜀吳所  
遺未可知也乃泉譜直載僞趙錢千當萬  
萬當千止有三豈即鼎中三十之異而傳  
訛傳會未之深考耶



曾參無沒水事

韓詩外傳稱曾參親物之後南游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北向而泣涕者悲不逮吾親也初未嘗言沒水事而論語載臨深履薄之誠檀弓亦載命曾元易簣一段鑿鑿可據乃南齊秀才劉璉者上書有云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沒於水此說出何典記甚哉乎文人之好訛也

曹景宗

曹景宗出行褰車幔帷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耳後風生鼻頭火出今來揚州作貴人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此五十字字大有致殊不似長鎗大刀語而後世但傳競病二韻爲佳競病詩只是操筆立成驚倒光華殿中客耳以爲足概英雄之



思淺哉

家禮

世傳文公家禮最宜依行今俗冠禮不行  
亾論矣至婚喪祭三者禮莫大焉全不依  
禮競侈虛文殊於古義有傷甚至婚家請  
書式樣載在禮中曾不經目漫以俳偶之  
語相誇徒爲金篋災耳天闕剡藤可悲可  
弔所當改正

古人姓名

韓馮一稱韓朋馮驩一稱馮煖尚平一稱  
向平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廬俗馮婦  
韓娥徐夫人丁夫人翠鴛鴦陳意奴趙燕  
奴皆男子也而或疑爲婦人許負曹豐生  
劉賢得王聖陳君夫王伯榮關別駕皆婦  
人也而或疑爲男子龍陽君本美男子也  
而名疑謂魏安釐王幸姬彌龍陽君鄭櫻



桃石庸后名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而載記謂庸寵惑優童鄭櫻桃譖殺郭崔二氏班孟石公子范成君楊正見並女仙也而其名像男子柳條青三朶花婆娑寐感庭秋並仙人也而其名像女真梁鴻之有孟光稱令妻矣而蜀志亦有男子孟光元魏之臣李平稱名將矣而漢宮亦有婕妤李平離騷之載巫咸稱楚臣矣而漢武

帝時亦有仙人巫咸漢高祖時有韓信而同時馬邑之圍降於匈奴者亦韓信事夏爲宗伯者鬻熊而著書二十二篇周封之爲楚祖者亦鬻熊苻堅時有王猛而齊侯伐晉與東郭書讓登夷儀城者亦王猛范蠡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而田成子之臣常夜告田成子爲旌節以起宰我之伏卒遂殘之者亦鴟夷子皮七月七日冠遠游冠



朱衣虎頭鬃囊五色綬帶劍過蔡經家者  
是仙人王方平而性好山水愛宅蘭風垂  
釣於上虞江者又一王方平也貞觀中勅  
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馬周所貢意出人  
表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者是仙官馬  
周而斗酒濯足於新豐市上酒家者又一  
馬周也賜真朮修服坐知四方之事乃入  
上疆洞中者是中山劉商而與賣藥道士

携手登揚州酒樓者又一劉商也學識好  
古有名於時爲成都少尹者是太和中李  
章武而與逆旅主人婦死後交合解贈西  
王母所遺靺鞨寶者又一李章武也世喜  
傳訛稱謂易亂苟非辨證將安所適從哉

目送

目送飛鴻手揮五弦此晉嵇叔夜五言詩  
也唐人獨孤及馬退山茅亭記中改作手



虞瑯  
彈絲桐目送還雲直用其義不覺蹈襲權  
德輿吳興溪亭記則曰目送飛鳥口吟招  
隱抑又下矣然目送二字實有本左傳宋  
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呂覽客有見田駢者趨翔閒雅辭令遜敏  
田駢送之以目漢高目送四皓孝文目送  
絳侯而東漢靈帝目送田鳳題柱曰堂堂  
乎張京兆田郎

碧油幢

幢旛旛其狀童童然也一作幃帷或云車  
幃唐張仲素塞下曲中獵馬千羣雁幾雙  
燕然山下碧油幢傳聲漢北單于破火照  
旌旗夜受降是以油幢爲軍旅中威儀矣  
惟白樂天有婦兄楊汝士領東川節度使  
與妻崔氏同赴任樂天代內作詩送之云  
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



沙哥與崔嫂碧油幢引過東川用事切當  
蓋沙哥汝士小字也

### 多羅

唐顧甄遠賦惆悵詩中有若爲多羅年少  
死始甘人道有風情二句湯義仍常不解  
多羅之義而以質余余無以應近見一書  
云多羅粉器也疑唐人直以多羅爲粉而  
稱粉少年耳又多羅海外國名見山海經

### 弄參軍

肅宗讌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  
爲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  
配掖庭因隸樂工令爲參軍之戲公主諫  
以爲不可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此因  
話錄所載甚詳故唐人薛能有詩此日楊  
花飛似雪女兒絃管弄參軍可證女優粧  
束矣乃陶宗儀撰輟畊錄直以參軍爲後



世副淨據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  
叅軍然則戲中孤酸皆可名叅軍也豈必  
副淨爲之哉按美叅軍者漢和帝免館陶  
令石耽罪每譙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  
美辱之終年乃放後爲叅軍戲所繇始矣

### 天籥

天籥星在斗牛間石氏星經云東壁之星  
主文籍指此故漢稱秘書監爲東壁焉按

籥義不獨管籥又謂編竹習書世傳通占  
大象曆星經上下二卷不知何人所作載  
天籥星在斗杓第二星西主關籥開閉明  
吉暗凶菑及余考北宮七宿圖中無天籥  
而天籥却在東宮七宿圖左箕宿之上斗  
杓直指之凡八星其形如連環跳脫之狀  
是矣星經欠核

### 五行先後



盧瑋 卷二  
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岳在人爲五行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洪範所載先後如此雜書本文鑿鑿可據史記亦云水火木金土此五星者天之佐爲經緯見伏有時不知班固何緣有金木水火土之說載在白虎通後人因之遂不改矣

### 葉子戲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太子也後適符其讖矣唐朝葉子戲疑昉於此歟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祇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其後南唐李后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即此戲也按葉



子戲自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即今之扯  
紙牌亦謂之鬪葉子近又有馬鈞之名則  
以四人爲之者唐格已不可考今自錢索  
兩門而外皆水滸傳中人故余嘗呼戲者  
曰宋江班或云是厭勝之術恐梁山泊三  
十六人復生世間耳然則唐宋  
之世以何凡士人讌會閨房雜聚與夫歌  
爲厭勝耶臺舞榭之間酒壇博館之下盛行葉子舉  
樗蒲象戲之樂無以加於此矣然三門皆

以萬爲尊以九爲右惟錢門自空而九其  
首選次選二色加以朱采者豈古六赤編  
金之遺意乎奈何諸學士紛紛聚訟咸定  
錄以葉子爲撰散子選歸田錄以爲姓葉  
獮子青房千里以葉子爲升官圖李易安  
以長行葉子爲世無傳者揚用脩則引李  
洞集中李郎中夢六赤因打葉子之事謂  
今此戲不傳而胡元瑞矯楊氏之說直以



葉子爲今之投子或如酒牌至云葉子采  
選之戲今絕不可考豈用脩元瑞諸君子  
並未入少年場耶聯章累牘證辨不休夢  
中說夢何殊蕉鹿

月頭在聽二可集錢令即此戲也

### 平易

平易之易即君子居易之易從去聲舊矣  
後漢杜篤論都賦序或棄去阻阨務處平  
易叶作入聲用然則二義固可通耶

### 郝皇后

按釋典有懺法本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  
王子良蕭氏撰淨住子輯成二十卷未及  
流通至大梁天監中命高僧刪蕪撮要采  
摭妙語改集十卷題曰慈悲道場俗稱梁  
皇寶懺當時郝氏方淪鱗類已承懺法獲  
援超昇其事鑿鑿有據而兩京記所載則  
謂郝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



盧瑒 卷二 五  
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拯之后已化  
爲毒龍矣烟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  
之因用爲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此說不  
知何出豈承變麟之言而影響之耶楊夔  
止妒論亦云梁武帝郗后姓妒或云倉庚  
爲膳療忌遂令膳之妒果減半然則郗后  
之妒信有之矣及考梁書列傳郗氏諱徽  
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齊建

武中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  
至州未幾殂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高  
祖踐祚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  
兼右僕射臣沈約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  
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觀此則  
妒忌之說又若所無史臣雖揚善隱惡亦  
不宜有此溢美之謚也

匏瓜



匏瓜星名屬北宮七宿下與敗瓜離珠相連故曰敗瓜珠上匏瓜生即匏瓜無匹是也按天文集要記則稱庖瓜星爲天子果園然西宮七宿中別有天園星主果實茄畜儲矣而荊州占則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熟也故曰匏瓜無匹牽牛獨處其猶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漿之意乎

### 解衣并糧

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及門與弟子宿於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子不肖人也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哉戎歎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友而賢俱詣道途共遇風雨糧不俱存角哀



乃并糧與伯桃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  
此二事並出春秋戰國之間而羊左之名  
甚著戎夷無聞僅見於呂氏春秋亦絕相  
類矣

### 大息

齊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湣王亦慨焉太息  
並見呂氏春秋至賈誼書可爲長太息者  
六而史家僅載其三宋蘇長公作太息一

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竢論  
定也余嘗疑太當爲大是浩歎之義後人  
魚豕其字耳偶讀素問靈樞黃帝曰人之  
大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  
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大息以伸  
出之然則太息之當爲大息亡疑矣今方書中  
有善太息病疑又按宋書領軍王玄謨舊  
是大息之訛也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撤配監者



玄謨大息深怨斯亦可証

### 金屈戌

屈戌亦名屈郗余曾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楣棱小殺鏤獸形若饕餮狀絕細巧啣雙環意即古之金鋪耶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杜牧勤政樓詩惟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一物而異名至屈郗之稱則自李

賀詩中見耳西漢書元壽元年孝元殿門銅龜蛇鋪首鳴鋪首即金鋪也及讀宋人小說謂般輪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般輪所飾之蠡也據漢書則鋪首作龜蛇之形似不專於蠡矣

### 灑灑

灑水落地聲灑水小聲灑灑見考工記而



宋玉高唐賦中巨石瀼瀼之瀼瀼兮李善  
註曰瀼瀼沒也瀼瀼石在水中出沒之貌  
乃唐人仲子陵五色琴絃賦遂訛爲泉魚  
瀼瀼以躍鱗泉魚二字出吳志有本若言  
瀼瀼是魚直作濡沫之類解矣然頭責子  
羽已誤瀼瀼爲漁父事何悴後代相承也

六朝文法

疑耀舉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

狩泣孔丘以爲文法不通不知錯綜其辭  
政是六朝人妙處遐哉邈乎上哉夏乎皇  
哉唐哉唐哉皇哉臣哉隣哉隣哉臣哉云  
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左提右挈互舉兼稱何爲不可

草木

唐李周翰註文選典引混解草昧二字爲  
草創冥昧古殊未暢夷考群書草木二字



各有義焉草木之初生曰甲旣秀曰英草  
曰榮木曰莖草曰夭木曰喬草曰豐木曰  
灌草曰薄木曰叢草曰搖木曰落草曰芳  
木曰嘉草而不齊昧而不明曰草昧我輩  
皆日用而不知矣

### 安定論史

班氏而下稱良史者其范曄之後漢陳壽  
之三國乎即宋書出於約魏書成於收文

以代降廉陞之勢使然其辭雅馴胡可盡  
廢焉安定以爲亂人之史與小人之史是  
必仲尼其人而後成春秋世無史學矣夫  
劇秦美新至於今猶與封禪典引諸文並  
垂不朽也豈可以其人而廢言哉又舉歐  
陽之五代與延壽之南北並論則本之不  
揣而末焉是齊何啻千里不曰儼人于其  
倫耶



垂拱

垂拱尸居淵默之稱也而韓非子人主其服於玉堂之中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則謂君臣相與晏安非嘉語矣然初未嘗以垂拱稱君也奈何後人誤解遂與端委同義豈作者之心哉至唐明空直以垂拱改元爲號矣

東海干公

東海干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嘗抱孝婦具獄哭於府上自謂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故欲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是干定國之父也近見後人文字直指定國爲高門之干公以其亦嘗爲廷尉民歌不寃故誤用之耳所宜考究

資斧

宋元嘉中有詔虐虜窮凶著于自昔未勞



資斧已伏天誅資斧出旅卦相傳爲道里之費疑其義取於師行糧從非漫然也

桑穀兩見于殷庭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高宗者武丁也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考之太戊武丁不過再易世耳而桑穀兩生厥後獨晉愍懷時桑兩生於宮乃呂覽直以桑穀共生

爲成湯故事抑何舛甚將微謬悠其辭歟

王良

天官書曰天駟旁一星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星經則載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爲御馬官漢中四星天駟旁一星名王良其說與史符節矣則何以復載造父五星在傳舍南主御女官見則馬貴又有策一星在王良前爲天子僕策御馬非因天官



書而附離其說者耶緯籍之不足馮徃徃  
如此

### 古人墓文字簡

牧野

竹書紀年  
作坻野

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

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漢高祖孝  
文各爲立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人  
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  
按古法帖上止云嗚呼有吳君子六字而

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後人妄增除之  
字外三字是漢人古篆不與前六字合東  
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  
其傍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  
王君銘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  
史威長葬銘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  
隴原疊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乘靈光厥  
銘何依王史威長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



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  
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竟氣無所不  
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  
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東漢趙嘉  
即趙歧與兄子書大丈夫遁無箕山之操  
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  
一圓石于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  
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吳郡陸績豫

知亡日乃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  
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  
命不幸於戲悲隔唐傳奕武德中爲太史  
令一病不問醫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  
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只十餘字何嘗  
不傳今人則聯篇累牘不諛地下則諛地  
上耳買菜求益嚴光所以深歎歎按洛陽  
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答好事者語云



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呂等跡牧民之官浮屠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據此則南北朝時已然不獨唐人諛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作碑文惟郭有道一篇無媿則西京時已

有此風耶余嘗見元人趙承旨孟頫集中所載其自撰父母及祖父母墓誌僅叙生卒爵里而已並不書事至於尚書故實所載東晉謝太傅碑但樹貞珉初無文字蓋重難制述之意此等識見高出千古

字義

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兄弟之子皆曰姪从女至聲近者皆去女書人釋名中音



質作擊字解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近日皆加一點是友字矣友走犬貌遂使  
椒蘭下同盧鵲按六書故云友蒲撥切犬  
走足有所曳撥也詩云狼友其胡引而申  
之越山川險阻爲友履友涉又爲友扈別  
作跋記曰燭不見跋謂燭本也凡禮傍从  
示周官地曰示亦作祗凡神示之屬皆从  
示謂顯設昭示也說文天垂象見吉凶以

示人也初傍从衣初从衣从刀始裁之初  
之義也近者廢示从衣名曰禮衣傍不知  
何出而衣服之類傍多缺點與示字初無  
分別又卩字在右讀邑在左讀阜古體郡  
字多書隹凡都邑之名並如此書而御卿  
節即却卯柳叩卻卸諸字並宜从口今一  
概溷書毫釐不辨豈作者之意歟勇字从  
角言角力也俗作勇者非而角象形與刀



魚相似又有音錄者角里先生誰謂雀無  
用之角是也俗語有一撇兩點之分其實  
字形無二近說詩者蓋訛其音不析其義  
矣須臾之須从彡今悉从水不知須字音  
媚蓋水名宋人劉湏溪是也臾字从申从  
乙俗作臾者非凡揚字从木惟揚州揚子  
雲二字从手古作敷今稱敷歷中外讀作  
入聲者誤又博字協字旁宜从十疋字相

居切在上平六魚中近日凡書匹偶馬匹  
皆書疋字斯豈配儷之義哉日月象形江  
河諧聲止戈爲武挽弓爲引人負戈爲戍  
戍合一爲戍矢貫弓爲弔人執圭爲佳大  
羊曰美不从火點水成冰不从二冰音凝  
李陽冰  
鬪字非鬥畫字非画回字从口峰字从丰  
降字从斗溥字从甫豈崙山側緣彙从互  
王字中畫近上綱衣無裏曰禪功效之効



非文修爲之修非月安寧之寧从心丁寧  
之寧从丁務面从刀癡婦从女象乳曰母  
禁止曰毋素餐饗殮毫釐宜辨菅蒯管仲  
織悉宜分出內之內非人根蒂之蒂非帝  
車軌之軌不九長幼之幼是力看字以手  
遮日之象集字鳥聚于木之理如斯之類  
牛汗難窮並宜研求無使千里李涪常曰  
此而不悟曷曰文人近督學使者校士江  
南閱卷多不稱意嘗謂士子字學不明何  
以通於文義有少年生理旣荒謬復以鄉  
黨之鄉誤作卿字大怒深加黜責嘻疇謂  
殺可無游哉

### 瓜祭上環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云瓜祭上  
環斯可證矣蓋古人凡食必祭物之先故  
疏菜瓜三者物雖微而食之羹之祭之不



敢不致其追敬之禮仲尼所以必齋如也  
先儒訓詁改瓜爲必於義未通亦豈聖人  
之旨歟

### 樵蘇

采薪曰樵采草曰蘇莊子蘇者取而爨之  
故鮑明遠寄妹大雷書云樵蘇一歎舟子  
載泣蓋指樵蘇爲採樵者若史記樵蘇復  
爨周子仲黨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又直指

爲菊藁之屬矣古人互舉兼稱往往如此

### 紅靺鞨

近見註本草者云山海經所稱采石即寶  
石也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  
靺鞨今通呼爲寶石以鑲首飾器物按西  
陽雜俎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楚  
州獻定國寶一十二初楚州有尼真如忽  
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



鎮之其數十二第七曰紅靺鞨大如巨粟  
又李景亮傳唐人李章武悅其逆旅主人  
婦與之私通後李再過而婦已死悵然求  
寤其夜婦果至交合歡好如初臨別解贈  
以紅玉一枚云是西王母所遺靺鞨寶非  
人間物也囑章武珍重據此則靺鞨之稱  
名匪自宋矣今之鑲首飾器物者皆下品  
寶石恐不足當瑟瑟靺鞨嘉名

### 搏頰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爲竈神夫黃帝仙  
矣不爲神乃爲竈乎鄭玄以竈神爲祝融  
之神亦非也積古相傳蘇伯吉利是生祝  
融逮妻搏頰死託于竈故戴氏禮云竈者  
老婦之祭其說可証然則竈神是祝融之  
妻搏頰亡疑邃古時已有之矣夫吹律聽  
聲以別其姓雖是聖人妙用而天子因生



以錫之至周始大備焉在祝融時安得便有姓名字之謂而酉陽雜俎五經異義諸書漫稱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吉利姓蘇夫人姓王又竈神之名曰壤子紛紛傳說豈非僞而託者歟一竈神也而姓名不倫又有眷屬邪說附會可資笑談祝融一本作祝庸今人直以祝融爲老婦抑又訛之訛矣

### 沈郎腰

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約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欲求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久支後人便稱沈郎腰矣法喜志乃云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癯時語沈郎腰瘦似未核之梁書耳



蘭燕

少時有前輩閱初唐人王子安七夕賦讀  
至引驚蟬于寶瑟宿蘭燕于瑤筐謂蘭燕  
對不過驚蟬當是闌珊之闌後人誤刻草  
頭耳坐客擊節稱善余從席隅輒進一語  
古者不嘗以七月爲蘭秋乎然則七夕之  
燕獨不可稱蘭耶若改蘭爲闌殊無意味  
王君彩筆當不其然一時座客復爲改容

史文矛盾

北隋史高頴傳載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  
姬張麗華頴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  
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乃南  
陳史中張貴妃傳復云隋軍剋臺城貴妃  
與後妃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  
于青溪中一事而兩見出于一人何其前  
後不倫矛盾若此甚也



趙飛燕別傳

說郭有趙飛燕別傳其文遠遜伶玄元瑞以爲六朝人作竊謂不然即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一篇之中獨此三語爲俊元瑞所極賞者稱其敘事如畫出伶玄右不知此語蓋有所承按麗情集載陳鴻秀才長恨歌傳云詔浴華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蓮開水上鸞舞鑑中

然則唐人已先述之矣比于玄傳膚體光發占燈燭七字適麗古律相去奚啻天淵

劉季

近見史詮一種乃新都某君子譏論馬遷是漢代人不宜直呼高祖劉季殆不然史記乃太史公譏著列代之史自三皇五帝以訖于漢非漢史也安得不數稱劉季且當其爲亭長時往賀呂公給爲謁曰賀錢



盧瑋  
卷二  
萬實不持一錢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  
成事呂公亦遂呼季曰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呂媪亦怒呂公曰何自妄許與劉季蓋  
古人相與語多稱字漢惠諱盈字滿顏師  
古注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  
也他皆類此又高帝諱邦字季邦之字曰  
國顏師古注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  
以相代也然則名可諱字固可稱何害



戲瑕第三目錄

桃符

張公喫酒李公醉

破瓜

楊妃竊笛詩

客星

夢中李白詩

神女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皓

秦會稽刻石

瓜當

牽牛織女

青島

遺忘二事相類

凡鳥

舫

拱揖有辨

甬路

杜陽學拾遺

尚左右

不律

綠腰舞

君公

五大夫松



制草用琵琶記

蘇意

同功縣

瓔珞

善財參觀音

厲籍

隨清娛墓碑可疑

山人高士

戲瑕第三

甄甯錢希言撰

新野馬之駿校

桃符

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遂立桃梗於門戶畫鬱壘葦茭其上應劭風俗通曰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社也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或又云黃



帝治而象之則又非始於周而桃印桃弧  
桃楸桃杖之製繇是紛紛起矣桃印本漢  
制所以輔卯金至魏除之後世則用桃符  
于門其猶行古之道與按荆楚歲時記正  
月一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注桃者五  
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又曰帖畫雞  
于戶上懸葦索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括  
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

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  
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三  
說與應劭相符獨二神名稍異耳據此則  
桃板桃符各有分別焉古之桃符必是書  
成或用絹素象形而製如今午日造辟兵  
符之類既云插其傍必非木板而今世造  
桃板着戶第可言桃板可稱仙木已耳以  
爲桃符名雖韻而實則舛矣按朝野僉載



云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宗試之爲地窖遣  
伎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管絃是何  
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于  
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信如斯言則桃符是  
用筆書成以爲馱勝之術非板於門者也  
摠把新桃換舊符乃宋人詩何足馮據然  
今世不用桃木作板而以凡木堊之繪盤  
桃花實於其上其善沿楚漢之遺意乎

張公喫酒李公醉

唐武后時有張公喫酒李公醉之謠張公  
謂易之昌宗兄弟也李公謂中宗也此即  
薛王沈醉壽王醒之意一日士人有犯夜  
而非其罪者舉此爲辭官遂命賦其事士  
人援筆立構數言主者笑而釋之此語流  
傳至宋則宗門老宿無不拈出來作對荅  
人底話頭味之却真有不可思議道理在



其時又有張公帽兒李公戴至今相傳又有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却無錢之諺疑亦是此意耳後世行市語有張三李四皆非漫然無本魯酒薄邨鄆圍罪生甲旣歸乙事機莫測曷足怪乎諸老先生乃謂皆是亂說然則聖人何以擇言於芻蕘

破瓜

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

容故尚好碧玉破瓜時郎爲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此古碧玉歌宋汝南王寵愛其妾碧玉而作是歌也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蓮何如芙蓉花此古歡好曲也與子夜歡聞讀曲華山畿諸歌同意正以破瓜喻女子破身古人託物比興若芙蓉荳蔻之屬無之非是許氏說文訓辨字爲瓜中實斯可以反其隅矣



宋楊文公誤解呂純陽功成當在破瓜年  
謂俗以破瓜爲二八而凌氏核劄亦執是  
說遂云破瓜即二八非女子破身也何不  
於碧玉歌歡好曲二辭求其義乎洞賓談  
閉房之術大畧謂仙家采藥須明鼎候不  
失其候成功無難破瓜年者即仙經所云  
海水潮生山頭月白之義其術要取二八  
生門實非指破瓜爲二八也核劄又謂填

詞者云未破瓜剛二八爲悖語亦似未然  
王實父北西廂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深  
得六朝樂府意豈亦悖耶金元人製曲自  
是立言而不知者以爲填詞也

楊妃竊笛詩

楊妃以竊吹寧王紫玉笛忤旨放出後復  
使高力士就召以歸故詩人張祐詩曰梨  
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此載太



真外傳有據而容齋續筆則云金輿遠映  
 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萬首唐人絕句  
 洪所緝而進呈者其所載張祐詩以邠王  
 小管為題考之唐書寧王未嘗封于邠或  
 寄託之辭如王維賦餅師而題稱息夫人  
 之屬是耳不然何為使李公戴張公帽耶  
 抑或以承寧嗣邠故遂舉竊笛事附會之  
 殆不可曉

按承寧是章懷太子孫邠王守禮子天寶初嗣封非寧哥也

客星

凌氏核劄稱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二曰  
 國皇星三曰溫星謂老子乃古之有壽德  
 之人非李耳之老子也國皇乃國星不知  
 為何國人溫星性溫乃古之有操行者然  
 則三星皆吉曜耶以余所考似未然客星  
 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凡五星皆  
 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則其國



兵起若有喪天下飢衆庶流亡去其鄉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飢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出見則兵火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菑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飢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隳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

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飢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温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竝起若有大水人飢又曰温星出東南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蓋此五星者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



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又星  
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  
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星  
占之大都此五星皆雜妖所出形狀不同  
爲殃則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國必有  
大菑京房臨刑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當  
入天井又華陽國志載蜀中傳相告曰井  
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入東井益州之  
分憂刺客入耳據此二說則望而知其非  
瑞星明矣太公陰謀亦曰六庚爲白獸在  
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斯可証也初成少  
年博洽或其家多異林別有所致而爲是  
說耳

夢中李白詩

黃庭堅太史在蜀時泊舟江上夜夢李白  
謂云吾平生有蜀江竹枝詞三絕恐集中



傳寫失其真爲君誦之庭堅醒而記其語  
一一著之于書即今相臺岳珂載入程史  
首卷是矣其末章有北人墮淚南人笑青  
壁無梯聞杜鵑二句厥後靖康之變詞人  
賦感懷中即承其語用之南人墮淚北人  
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宋詩學古大都如此

神女賦

神女賦中王王二字互書蓋其夜王寢夢

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  
者以白王也王對應作玉對纔是不應王  
對曰之後又有一王曰也此說千古不刊  
余記得科斗時事嘗命書傭繕寫諸賦數  
卷自楚訖唐合爲一帙命其名曰列繡編  
是時業已如此政之後見李上饒家刻出  
賦苑板雖不佳却合余意不知何人所校  
據凌初成核劄云張伯起纂文選注時已



改定矣初成又謂宋人沈存中筆談先有此說余考筆談未之有也然核劄既已詳哉其辨之矣不知古玉字元無一點後隸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耳玉字象形本從王省文徐氏所謂王中畫近上王三畫勻也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玉蓋字義如此今世傳璧字碧字與璠璣環瑗之屬諸王或在上下或在半邊亦初未嘗有點可

以及矣去古既遠文字脫誤訛以傳訛往往而是在有唐諸公含毫賦詩無不舍懷王而歸美于楚襄何惟乎今之讀騷選者耶想其時便已烏焉成馬矣第閱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賦莫不以楚襄爲首一則曰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一則曰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一則曰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



王而短宋玉又玉所賦高唐未有風起雨  
止千里而逝蓋發蒙自會注云言如風雨  
之疾王至廟如發其蒙自時與神會也而  
下遂結以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  
千萬歲注又云言今與神會九竅通暢精  
神得以自察故延年益壽耳然則夢與巫  
山神女遇者直謂楚襄王事可也縱令枉  
受其名政亦何害存中辨證實未及此

###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  
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  
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  
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據皇甫謐高  
士傳所載如此而陳留志則曰韋庚字宣  
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  
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



皆修道潔已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亂入商  
洛山隱居自娛此說與高士傳相合然而  
獨載園公姓名字里亦不稱東園公也余  
又嘗見一書載四皓姓字極詳別當再考  
秦會稽刻石

余徃年在山陰道上行而未及登秦望山  
一觀李斯石刻深以爲恨越州人傳言秦  
望山頂僅有李斯沒字碑特一頑石耳然

則李斯所書秦會稽刻石頌始皇功德凡  
二百八十有八字皆全文無脫落人稱其  
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者即古刻湮滅唐碑  
宜在今當置之何地耶齊竟陵王子良剡  
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石  
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  
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爲上賓即此碑耳  
自蕭齊至今閱千有餘年理難巋然如故



向曾見士大夫家有屏風搦本疑是唐帖  
非本來面目矣

瓜當

蒂瓜當也老子深根固蒂之之蒂謂此而  
韓非子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  
所以建生也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  
道也則直言木根耳或云華葉之根曰蒂  
木之根曰柢通作氏蓋二字稍有分別

牽牛織女

長恨傳載唐玄宗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  
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  
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于庭號爲  
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  
東西廂楊妃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  
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  
各嗚咽桂苑叢談載唐肅宗時鄭侃之女



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于織女  
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  
織女也祈何福曰願巧巧耳乃遺一金鍼  
長寸餘綴于紙上置囊帶中令三日勿語  
汝當竒巧據此則世傳牽牛織女七月七  
日相見之說果非誣邪至道書謂牽牛娶  
織女負天帝備禮錢二萬久而不還被驅  
在營室東方朔內傳則載太白星竊織女

侍兒梁玉清逃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  
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玉清謫  
于北斗下常春有子名子休配與河伯驂  
乘行雨此二說雖出荒唐而存之載藉可  
資嗚噓矣後又閱一小說稱士人蕭昉夢  
入蕊珠殿與一女成婚乃舊曾見諸葛氏  
也交拜成禮旁有仙女梁玉清唱云華陽  
玉女聖世才郎若然則梁玉清之名天上



信有之乎夫織女且被驅矣侍兒謫春豈  
應復住藥珠殿上耶宋廢帝嘗令楊玉夫  
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此  
事尤足解頤按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古  
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  
爲吳音訛而然耳今吾鄉婁昆之間有黃  
姑織女渡是也余閱天文北宮七宿圖併  
按其歌云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彌

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  
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蓋織  
女之下有漸臺輦道左旗右旗四星分隔  
其下纔是河鼓則荊州呼牽牛爲河鼓之  
說不爲無據矣而星經却載織女三星牽  
牛六星而外別有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  
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也是指女牛之牛爲  
牽牛豈其然乎按圖則河鼓之下又有天



桴一星天桴之下乃是牛宿與女宿尚隔  
羅堰一星耳豈可據以爲牽牛也又考諸  
緯書云牽牛神名畧一名天關織女神名  
收陰牽牛星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絲帛  
收藏珍寶其說甚多後人乃稱牽牛爲天  
孫呼織女爲北斗佳人

### 青島

青島故事甚多其見於山海經者有九一

曰三危之山三青島居之

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栖息

于此山也

一曰龜山南有三青島

爲西王母取食一曰

女祭女戚在奇肱一臂之北居兩水間青

島所集一曰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是謂沃

之野有二青島一名大鴛一名少鴛

音一

名青島

皆西王母所使

一曰玄丹之山爰有青島

一曰附禺之山爰有青島一曰平丘在三

桑東爰有遺玉青島一曰中容之國東北



海外有三青鳥一曰互人之國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觸鳥音觸其見于竹書紀年者則曰十七年穆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沈約附注云王西征于青鳥所解三危山其見于王褒雲陽記者則云鈎弋夫人從至甘泉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葵雲陽武帝思之起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

至宣帝時乃不至其見於葛洪神仙傳者東陵聖母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留所着履一緇在窗下自此升天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祈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集盜物人之房上其見于十二真君傳者吳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于屋上有一青鳥啣符而去須臾



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呼天求拯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其見于墉城集仙錄者緱仙姑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栖窮林命我爲伴每有人游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

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仙壇歲餘青鳥語姑遷居日所因徙居湖南島亦隨之而往其見于博異志者唐貞元中秀才白幽求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飄至一處山高萬仞南面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到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于道兩邊諸龍



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  
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維舟  
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没于  
遠碧中忽見從西旗節隊伍近千人鸞雀  
青鳥飛引于路有乘朱鬣馬人衣紫雲日  
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夫此一青鳥也  
而注記之雜然不同若此後人遂訛漢宮  
七夕事爲青鳥傳書夷考群籍所載青鳥

凡十有五初未嘗言傳書也漢宮傳王母  
使命者乃墉城玉女姓王名子登是西王  
母紫蘭宮使者着青衣美麗非常實一女  
子耳安得謂之鳥哉按少昊摯以鳥紀官  
故青鳥氏司啟然則邃古時已有此鳥非  
出不經而唐人本王母駕玄鸞之說因賦  
青鸞飛出建章宮填詞家遂以青鸞對黃  
犬從此河漢無極矣又杜甫玄都觀壇歌



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書下雲旗翻王  
 母即漢宮所降西王母也乃宋人張邦基  
 著墨莊漫錄直以王母為鳥名作子規對  
 解老生不窮義理惟事穿鑿千載而下使  
 人掩口胡盧世傳鴝為青鳥以立春日始鳴故少昊以之司啟也

遺忘二事相類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曾有人傳  
 其兄書者止于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

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  
 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悞  
 滄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  
 被杖者因賜直典飲出朝野僉載唐青州臨朐  
 丞張藏用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  
 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  
 遺藏用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  
 剝送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



爲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  
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  
答君耳命里正取酒一器以飲送書人而  
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  
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  
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  
歸出紀右此二事見于二書一時相類豈  
其偶合若此非傳聞之誤必架空之說矣

唐人小說徃徃而然無足怪者

凡鳥

禽經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从鳥  
从凡凡摠也魏人題門義蓋出此然古作  
朋字即翮字象形耳以鳳能鳩類飛則群  
鳥相隨萬數故曰朋黨又古以風字當鳳  
字亦當鵬字而淮南子九嬰大風楊用修  
鈞玄云大風即大鵬也據錢功父云前科



禮闈中程策內有兩月爲朋之語館中諸公所撰余實未之見云

### 舫

兩舟相竝曰舫故其字从方舟今官舟有相竝而行者而西湖游船一載優伶簫鼓一載酒筵真可稱畫舫矣唐人陶峴彭澤之後日製三舟一自乘一載客一載酒饌又幽冥錄載京口徐郎常于江邊拾流柴

忽見江中連船盖川而來逕迴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合當爲徐郎妻徐隱藏屋角母兄妹勸勵強出未至舫先令于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繒絳之衣又異苑載劉穆之嘗渡揚子江宿夢合兩船爲舫上施華盖儀飾甚盛以升天後官至僕射丹陽尹又南北史中稱舫甚繁陳朝度支尚書孫瑒出鎮郢州乃合



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  
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  
之勝賞焉據此則連船之爲舫歷歷可證  
今人一概溷殺凡船皆稱舫豈析製字之  
初義哉

拱揖有辨

今人以拱爲揖首與掌皆至地殊亡所辨  
世廟中有御史陳君名九德按江南見縣  
官下階俯身作拱若膝行而退狀歎曰禮  
貴適中是揖也非拱也無乃太過乎於是  
下令于鈐下拱與揖當有辨據此則懸文  
苛節自昔已然今特未之有改耳

甬路

疑耀以輦路爲閣道是矣而指甬路爲飛  
閣之複道似非按今之甬路疑卽古之馳  
道也官署墀中亦云然者謂其甃形隱起



象涌出之義耳漢書應劭注曰馳道若今之中道賈山曰秦爲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 杜陽學拾遺

唐人武功蘇鄂所著杜陽雜編壞麗可喜全學王子年拾遺可謂衣冠優孟而安定九流緒論中博物杜陽之祖也似失鑿裁

### 尚左右

右貴左賤法地道也故右司馬丞相尊於左先軫曰軍事勝爲右藺相如位廉頗右至近代無不尚之矣或謂尚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余嘗讀白氏長慶集云魏晉以還右卑于左即此可証尊左卑右之禮豈自明始哉今獨文字稱謂之間猶以陞擢爲右轉降謫爲左遷而主人肅客從



西階而上北人揖客于右謂之北禮如此之類尚不失先民遺意乎

不律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相沿久矣唐人又稱銀不律本此今壬子科浙江鄉書序中有提不聿入貢士籍之語余訊之左丞豈筆誤耶左丞曰原本如是不可改也中間至以理學爲宋諱而

稱宋尚佛本朝尚紫陽宋何嘗尚佛即我朝之尚紫陽不過沿宋氏之末流耳今之大夫袞衣緩帶禹步堯趨斯其人竝操戈考亭之門者夫安得謂之尚乎錄序不知何物老生捉刀乃木天貴人曾不加點檢依樣圖之邢子才云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信名言哉

綠腰舞



盧理 卷三  
綠腰唐曲名盧金蘭善爲綠腰玉樹之舞  
建中中康崑崙琵琶稱第一手登樓彈一  
曲新翻羽調錄要即綠腰是也白樂天楊  
柳枝詞則曰六么後王建宮詞亦因其字  
按宋人青箱雜記載曲有錄要者錄霓裳  
羽衣之要也其拍即唐書吐蕃傳所謂涼  
州胡中謂錄要雜曲而今世語訛之爲綠  
腰耳

君公

君者諸侯之稱公者大夫之稱漢以前君  
尊于公故孟嘗稱父爲君秦漢之間封號  
皆稱君凡漢碑所載亦皆稱君而不稱公  
夫君者尊異之辭歟漢王罵項羽爲公顏  
師古注云輕賤之也可証至漢末蔡邕撰  
楊太尉碑銘桓麟撰劉太尉碑銘始稱公  
焉孔融深敬鄭玄告高密縣曰鄭君好學



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  
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  
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  
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  
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據此則稱公昉自漢  
末無疑繇此公尊于君三國六朝三唐以  
後無不稱公至南史臣下皆呼帝爲公矣  
獨唐顏真卿撰其父廟碑稱唐故通議大

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  
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而中間有君之曾  
祖君之祖君之父紛綸盛美舉集于君諸  
語差不失古稱先君之遺意乎今人則以  
君稱加于同類公稱加于下僚殊亡差等  
五大夫松

五大夫秦官第九爵也漢書郊祀亦云  
爵九級爲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



唐璠 卷三  
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避于松下遂封  
爲五大夫今秦松在黃現嶺者雖非秦時  
故物然即所謂封五大夫者矣按史記但  
云封其樹爲五大夫應劭漢官儀亦第稱  
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  
未聞有五株之說今之訛爲五株其說皆  
起于唐此理之不敢強解者陸贄作禁中  
卷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游桃源

詩敘云登封太山五松受職李商隱五松  
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  
薪而獨異志則稱泰山有五松樹蔭翳數  
畝乃封爲五大夫又聞松上作人言左右  
咸聞其說不知何據然初學記出集賢院  
學士徐堅等所撰而禮部封禪第八敘事  
中載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  
因封其樹爲五大夫注云五松樹據此諸



說則傳訛非始于今日明矣又按秦松考云五松只存其一亦後人續植者老榦拳曲擁腫宛若蒼龍勢欲飛騰及閱王弇州游太山記則云黃現有松五即所謂五大夫以厄于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其說與秦松考截然不同制草用琵琶記

范叅議允臨言世廟時某老先生代草

某官妻孺人綸誥直用蔡中郎琵琶記語儀容俊雅德性幽閒八字舉朝無不掩口笑之據云徐宗伯識餘錄中已載其事矣

蘇意

華亭宋孝廉懋澄言其同鄉許公樂善先年爲西臺御史時方掌河南印有新選駙馬詣臺考論一篇此命題於外隔三日送進蓋國家虛設故事也許遂于其論義



後批大有蘇意四字蓋稱其文氣得三蘇  
意味耳此批亦元無緊要不虞一時爲長  
班傳出傳者聽者竝誤作蘇州之蘇解至  
是臺省卿寺及館中諸公無不交口稱蘇  
意沿爲常談後至聞于禁掖 至尊亦言  
蘇意六宮之中無不蘇意矣蘇意者言吳  
俗脫略不拘也今賓主分東西坐又謂之  
蘇坐遠近傳說悉備于此伏獵弄麀何代

無之可供團扇掩口

同功絲

古樂府有絲用同功絲今吳興養蠶家以  
兩蠶共作繭者謂之同功絲價倍于常其  
絲以三繭抽者爲合羅絲歲以充造 御  
服山龍華蟲粉米藻火竝出于此士庶家  
不得濫而用也閩人謝肇淛著西吳枝乘  
載及之據此則鄉貢八蠶之繭當時定以



虞瑤 卷三  
八蠶共作一繭後世所無而解者誤爲一  
歲之中蠶得八收豈同功之義哉

瓔珞

人馬之頸飾竝曰纓絡而唐玄宗合宮妓  
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釋典亦多稱  
此二字則西域志中所謂落以隋珠和璧  
者歟此落字又與莊子落馬首之落義同  
矣然有樹名纓絡者形體皆檜其條弱倒

垂如鞞纓隨風旖旎俗呼曰纓絡柏添足  
恐非

善財叅觀音

補陀落伽山一名梅岑云即梅子真煉藥  
處佛經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林相傳謂善  
財第二十八叅觀自在菩薩圍繞說法蓋  
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以故祝釐士女航  
海而來者肩駢趾錯歲不絕云考之華嚴



本經善財所接大善知識凡五十三頁補陀觀世音特其一叅耳後人以五十三叅俱附會入觀世音案中不知何說而宋李龍眠有畫善財童子叅觀世音大士三十二變石本並作六七歲小兒狀幀各綴偈流傳人間故當別有據耳

贗籍

昔人著贗籍徃徃附會古人之名然其名

雖假託乎其書不得謂之偽也今人則鬻其所著之書爲射利計而所假託者不過取悅里耳足矣夫贗至今人而淺陋則已極也琅環記傳是余邑桑民懌悅所藏祝希哲允明竊之第無核據攷之二公集中初未嘗用琅環語後此而作者有緝柳編女紅餘志諸書五六種竝是贗籍不知何人締構顧多俊事致談書類勝國要或近



時好事者爲之耳比來盛行溫陵李贄書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書者刻畫摹倣次第勒成託于溫陵之名以行往表小選中郎嘗爲余稱李氏藏書焚書初潭集批點北西廂四部即中郎所見者亦止此而已數年前溫陵事敗當路命毀其籍吳中鈔藏書板竝廢近年始復大行於是有李宏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游記紅拂明珠

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竝出葉筆何關於李頃又有贗表中郎書以趨時好如狂言杭人金生讓而一時貴耳賤目之徒無復辨其是非相率傾重貲以購秘諸帳中等爲楚辭良可嗤哉晝落魄不羈人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飲醒即著書輒爲人持金嚮去不責其值即所著樗齋漫錄者也近又輯黑旋風集行于世以譏



刺進賢斯真滑稽之雄已昔嘗于太原齋  
頭見雲間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誼  
名也余與王先生相顧驚歎王先生曰孟  
嘗君能得士此豈虎頭公所能辦哉後余  
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  
目雙瞽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詭得之  
嗟乎唐生之文誠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  
白之冤矣異世子雲者起故當有定論耳

管仙客嘗見唐人譔春秋調人一書蓋調  
和膏盲廢疾墨守三家而成文者其書雖  
亡豈遂無其目耶戰國策十卷約從五之  
連衡五之鮑彪舊注劉向定本然非龍門  
所采書也蓋必有古本是何從見哉坊刻  
大唐西域記後乃雜三王太監下西洋事  
令玄奘絕倒地矣近吳中官刻幾汗牛  
爛用貴人千金以馮觀察諸公言之並是



虛理 卷三  
三  
僞託者余欲起而糾繆聞者不腊其舌乎

隨清娛墓碑可疑

清娛姓隨氏平原人漢太史令司馬遷侍  
姬也年十七歸遷遷凡游名山必以清娛  
自隨後隨至華陰之同州而遷召入京師  
留清娛于同已而遷陷極刑發憤著書未  
幾病卒于京清娛聞之遂悲憤而死州人  
葬之于某亭子下忘其名厥後唐褚遂良

刺同州清娛乃感夢于遂良具言始卒云  
上帝憫其年壽未盡以死因命爲此州之  
神廟食一方然圖籍未載世人莫有知者  
以公爲一代文人求志其墓光揚幽懿遂  
良欣然命筆其銘皆四字不過數句而已  
按碑文如此近新安丁雲鵬得此碑乞范  
參議允臨撰跋參議出以示余歎見所未  
見也第余竊有疑焉司馬子長二十而南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  
游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後歸自東楚始入  
仕爲郎中已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  
笮昆明還報命而太史公留滯周南發憤  
且卒卒三歲而子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  
室金匱之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  
綫旣被刑之後復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  
任安與書責以古賢臣之義據史記自敘

及班固漢書列傳具載相同竊謂子長游  
覽山川在弱別之年席猶未煖豈便有侍  
姬相隨夫伶玄撰趙飛燕外傳其自敘全  
以樊通德立案中稱通德沾袖顧眎燭影  
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一段情語千戊如畫  
何子長自敘中略不及清煖隻字且後來  
奉使西蜀遭旣陷刑以迫于死不下二三  
十年事其能竟置清煖于同州不之顧乎



當其下蠶室時清娛即宜憤死何待後來  
令人甚疑此碑文不知金石錄諸書皆  
載其事及遂良文否不應以龍門令侍姬  
之芳名既磨滅于千百年前待褚遂良而  
銘其幽矣彼貞觀文人謂宜同轂而詠歌  
其事何以復埋沒于千百年後即褚公翰  
墨贈炙士林豈其至于今日始流傳人間  
吾將起漢唐諸公于九京而問之矣

### 山人高士

夫所謂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鷗狎  
鹿之儔而後可以稱其名耳今也一概溷  
稱出于何典詞客稱山人文士稱山人徵  
君通儒稱山人喜游子弟亦稱山人說客  
辯卿謀臣策士亦稱山人地形日者醫相  
訟師亦稱山人甚者公卿大夫棄其封爵  
而署山人爲別號其義云何今婁江諸士



子爲人題扇往往自署曰山人某尤可絕  
倒此則弇州公作法于涼後來轉相傾慕  
唐開元初有薦山人于朝者并獻其文宋  
玠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  
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不許奏此真千  
古快事矣吳中張伯起著山人歌猶龍子  
漫山人挂枝兒欽愚公序葛太學詩直詆  
山人爲大盜爲乞兒近有以口舌賈斲者

至使縣大夫署假山人于械上又傳之爰  
書中汚莫大焉如此而山人之名尚可居  
耶然南朝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  
其身孔珪謂衡陽王曰殿下處朱門游紫  
闈誰得與山人交耶要亦在彼兩君子稱  
之始無媿色夫唐以少室山人爲左拾遺  
如李渤盧鴻壹輩豈多見哉若盧藏用終  
南捷徑便已取譏于當世矣我 明初猶



有以纁壁起家者 世廟而後蒲輪鶴詔  
杳然亾聞何爲無其實而掩其名耶至于  
高士之署尤爲不倫歷觀史籍傳隱逸傳  
文苑傳儒林初未嘗無分別何爲訛謬之  
相承至于此晉皇甫謐撰高士傳九十餘  
人夷齊兩龔皆不錄今之高士如林談何  
容易凡在吾黨得不丘明耻之乎夷考古  
人亦謙讓其名晉孟少孤嘗曰億兆之人

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  
堪恭命非敢爲高也南宋江湛舉王微爲  
吏部郎微與從弟僧綽書曰江不過彊吹  
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  
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  
見干面目所惜者大耳夫奇士必龍居深  
藏與蛙蝦爲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  
足識也如此韵味今人所無按晉紀武帝



以處士馮恢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  
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榮次也  
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  
恭于是時人少之唐杜牧有送薛處士序  
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蓋  
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  
人木石伍也非大君子其孰當之據此則  
今之世即處士之名已不足以當之矣